

時文  
天下

# 周梅森讀本 历史的记忆

周梅森◎著 時代出版

作家应该活在作品里，  
作品应该活在读者心中。

周梅森



周梅森读本  
历史的记忆

ISBN 7-5387-2053-7



9 787538 720532 >

封面设计 / 老家  
责任编辑 / 李天卿  
特约编辑 / 西娃  
策划人 / 郭力家

ISBN 7-5387-2053-7

定价：21.00元

時文  
天下

# 周梅森遠本 历史的记忆

周梅森◎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历史的记忆/周梅森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12

(周梅森读本)

ISBN 7-5387-2053-7

I. 历...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032 号

## 历史的记忆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国殇……………一

军歌……………六十五

大捷……………一三九



# 国殇

白云霖万没想到，这头狡诈而凶  
狠的狮王在赴黄泉之路的时候，  
还会给新二十二军留下这么一堪  
荒唐无耻的命令。他自己死了，不  
能统治新二十二军了，就把它作  
为礼物送给了日本人……





山头上那片摇曳着枯叶的丛林被炮火摧毁了，一派萧瑟的暗黄伴着枯叶的灰烬，伴着丝丝缕缕青烟，升上天空，化作了激战后的宁静和安谧。残存的树干、树枝在醒目的焦黑中胡乱倒着。丛林中的暗堡、工事变成了一片片凄然的废墟，废墟上横七竖八铺满了阵亡者的尸体。太阳旗在山头上飘，占领了山头的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四处蠕动着。深秋的夕阳在遥远的天边悬着，小山罩上了一层斑驳的金黄。

杨梦征军长站在九丈崖城防工事的暗堡里，手持望远镜，对着小山看。从瞭望孔射进的阳光，扑洒在他肩头和脊背上，粲然一片。他没注意，背负着阳光换了个角度，把望远镜的焦距调了调，目光转向了正对着九丈崖工事的山腰上。

暗堡挺大，像个宽敞的客厅，原是古炮台改造的。堡顶，一根挨一根横着许多粗大的圆木，圆木和圆木之间，扒着大扒钉。这是新22军312师的前沿指挥所。眼下，聚在这个指挥所里，除了军长杨梦征，还有312师师长白云森和东线战斗部队的几个旅、团军官。军长巡视时带来的军部参谋处、副官处的七八个校级随从军官身边，暗堡变得拥挤不堪。

白云森师长和312师的几个旅团长在默默抽烟，参谋处的军官们有的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失守的山头，有的在摊开的作战地图上作记号，画圈圈。

外面响着冷枪，闹不清是什么人打的。枪声离暗堡不远，大概是从这边阵地上发出的。零星的枪声，加剧了暗堡中令人心悸的沉郁。

过了好长时间，杨梦征把穿着黑布鞋的脚抬离了弹药箱放到地上，转过了身子。军长的脸色很难看，像刚刚挨了一枪，两只卧在长眉毛下的浑眼珠阴沉沉的，发黑的牙齿咬着嘴唇。铺在军长肩头和脊背上的阳光移到了胸前，阳光中，许多尘埃无声地乱飞乱撞。

杨梦征笑了笑，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身边的一位高个子参谋：

“怎么啦？像他娘做了俘虏似的！我们脚下的城防工事还没丢嘛！都哭丧着脸干啥！”

488 旅旅长郭士文大胆地向杨梦征面前迈了一步，声音沙哑地道：“军长，兄弟该死！兄弟丢了馒头丘！”

杨梦征几乎是很和蔼地看了郭士文旅长一眼，手插到了腰间的皮带上：“唔，是你把这个焦馒头给我捧丢了？”

“只怕这个焦馒头要噎死我们了！”

军长身边的那位高个子参谋接了句。

郭士文听出了那参谋的话外之音，布满烟尘污垢的狭长脸孔变了些颜色，怯怯地看了杨梦征一眼，慌忙垂下脑袋。郭士文扣在脑袋上的军帽揭开了一个口子，不知是被弹片划开的，还是被什么东西刮破的，一缕短而硬的黑发露了出来。

“军长，兄弟的 488 旅没孬种！守馒头丘的 1097 团全打光了，接防馒头丘时，1097 团只有四百多人，并……并没有……”

站在瞭望孔前抽烟的白云森师长掐灭了烟头，迎着阳光和尘埃走到郭士文面前：“少说废话！各团还不都一样？！487 旅 1095 团连三百人都不到，也没丢掉阵地！”

杨梦征挥了挥手，示意白云森不要再说了。

白云森没理会，声调反而提高了：“郭士文，你丢了馒头丘，这里就要正面受敌，如此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你怎么敢擅自下令让 1097 团撤下来？！你不知道咱们军长的脾气吗？”

军长的脾气，暗堡中的这些下属军官们都知道，军长为了保存实力，可以抗命他的上峰，而军长属下的官们，是绝对不能违抗军长的命令的。在新 22 军，杨梦征军长的命令高于一切。从军长一走进这个暗堡，东线的旅、团长们，都认定 488 旅的郭士文完了。早年军长还是旅长时，和张大帅的人争一个小火车站，守车站的营长擅自撤退，被杨梦征当着全旅官兵的面毙了。民国十九年，军长当了师长，跟冯焕章打蒋委员长，一个旅长小腿肚子钻了个窟窿，就借口撒丫子，也被杨梦征处决了。

郭士文这一回怕也难逃厄运。

军长盯着郭士文看了好一会儿，慢慢向他跟前走了几步，摆脱了贴在胸前的阳光和尘埃，抑着浓重的鼻音问：“白师长讲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想……想过。”

“那为啥还下这种命令？你是准备提着脑袋来见我喽？”

“是……是的！”

杨梦征一怔，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再说一遍？”

“卑职有罪，任军长处裁。”

暗堡里的空气怪紧张的。

杨梦征举起手，猛劈下去：“押起来。”

两个军部手枪营的卫兵上来，扭住了郭士文。郭士文脸对着军长，想说什么，又没说。

白云森师长却说话了：“军长，郭旅长擅自下令弃守馒头丘，罪不容赦。不过，据我所知，郭旅长的1097团的确是打光了，撤下来的只是个空番号。军长，看在1097团四百多号殉国弟兄的分上，就饶了郭旅长这一回，让他戴罪立功吧！”

杨梦征捏着宽下巴，默不做声，好像根本没听到白云森的恳求。

白云森看了郭士文一眼：“咋还不向军长报告清楚！”

郭士文挟在两个卫兵当中，脖子一扭：“我……我都说清了！”

“说清个屁！明知馒头丘要失守了，为啥不派兵增援！”

郭士文眼里滚出了泪，掩在蓬乱胡须下的面部肌肉颤动着：“师长，你不知道我手头有多少兵么？！1097团打光了，我再把1098团填进去，这九丈崖谁守？！再说，1098团填进去，馒头丘还是要丢！为了给488旅留个种我郭士文准备好了挨枪毙！要死。死我一个人好了。”

白云森别过脸去，不说话了。

杨梦征被震动了，愣愣地盯着郭士文看了半天，来回踱了几步，挥挥手，示意手枪营的卫兵把郭士文放开。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走到郭士文面前，手搭到郭士文的肩头上：“馒头丘弃守时，伤员撤下来了吗？”

“全……全撤下来了！兄弟亲自带人上去抢下来的。连重伤员也……没落下，共计四十八个，眼……眼下都转进城……城了。”

军长点点头：“好！咱们新22军没有不顾伤兵自己逃命的孬种。这么艰难，你还把四十多个伤兵抢下来了，我这个做军长的谢你了！”

杨梦征后退两步，脱下帽子，举着花白的脑袋，向郭士文鞠了个躬。

郭士文先是一怔，继而，“扑通”跪下了：“军长，杨大哥，你毙了我吧！”

军长戴上帽子，伸手将郭士文拉了起来：

“先记在账上吧！若是这九丈崖还打不好，我再和你一总算账！就依着你们师长的话，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谢军长！”

杨梦征苦笑一笑：“好了，别说废话了，那只焦馒头让他妈的日本人搂着吧，咱们现在要按老实脚下的九丈崖。甭让它再滑跑了！”

暗堡里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军长看着铺在大桌上的军用地图：“白师长，谈谈你们东线的情况。”

白云森走到军长身边。身子探到了地图上，手在地图上指点着：“军长，以九丈崖为中心，我东线阵地连绵十七里，石角头、小季山几个制高点还在我们手里，喏，这里！我312师现有作战兵员一千八百余，实则不到一个整编旅。而东线攻城之敌三倍于我。他们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如东线之敌全面进攻，除石角头、小季山可据险扼守外，防线可能出现缺口。石角头左翼是488旅，喏，就是咱们脚下的九丈崖，这里兵力薄弱，极有可能被日军突破。而日军只要突破此地，即可长驱直入，拿下我们身后的陵城。”

杨梦征用铅笔敲打着地图：“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抽点兵力加强九丈崖的防御？”

白云森摇摇头：“抽不出来！小季山右翼也危险，1094团只有五百多人。”

杨梦征默然了，眉头皱成了结，半晌，才咬着青紫的嘴唇，离开了地图。“郭旅长！”

“到！”

杨梦征用穿着布鞋的脚板顿了顿地：“这里能守五天么？”

郭士文咽了口唾沫。喉结动了一下，没言语。

“问你话呢！九丈崖能不能守五天？”

“我……我不敢保证。”

“四天呢？”

郭士文还是摇头。

“我……我只有三百多号人。”

“三天呢？”

郭士文几乎要哭了：“军……军长，杨……杨大哥，您我兄弟一场，我……我又违抗了军令，你……你还是毙了我吧！”

杨梦征火了，抬手对着郭士文就是一记耳光，“啪啪”颤响灌满了暗堡，几乎压住了外面零星星星的枪声。

众人又一次被军长的狂怒惊住了。

军长今天显然是急眼了，在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大抵从未像此时此刻在这个暗堡里这么焦虑，这么绝望，从徐州、武汉到豫南，几场会战打下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个军，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刚奉命开到这里，又被两万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新22军危在旦夕，只要九丈崖一被突破，一切便全完了。暗堡里的军官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然而，他们却也同情郭上文旅长，御守九丈崖的重任放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也同样担不了，谁不清楚？九丈崖和馒头丘一样，势在必失。

杨梦征不管这些，手指戳着郭上文的额头骂：“混蛋！蠢种！白跟老子十几年，老子叫你守，守三天！守不住，我操你祖宗！新22军荣辱存亡，系此一战！你他妈的不明白么？”

郭上文慢慢抬起了头：“是！军长！我明白！488旅誓与九丈崖共存亡！”

杨梦征的怒火平息了一些，长长叹了口气，拍了拍郭上文的肩头：“好！这才像我六兄弟说的话！”

郭上文却哭了：“杨大哥，为了你，为了咱新22军，我打！打到底！可……可我不能保证守三天！我只保证488旅三百多号弟兄打光算数。”

杨梦征摇摇头，凄然一笑：“不行啊，老弟！我要你守住！不要你打光……”

偏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一个随从参谋拿起电话，问了句什么，马上向杨梦征军长报告：“军长，你的电话！”

“哪来的？”

“军部，是毕副军长。”

杨梦征军长来到桌前，接过话筒。

“对！是我……”军长对着话筒讲了半天。

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讲的是什么。不过，军长放下电话时，脸色更难看了，想来那电话不是报喜报捷。大家都想知道电话内容，可又都不敢问，都呆呆地盯着军长看。

杨梦征正了正军帽，整了整衣襟，望着众人平静地说：“弟兄们，眼下的情势，大家都清楚，你们说咋办？”

众军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最后，把眼光集中到了白云森脸上。

白云森道：“没有军长，哪有新22军？！我们听军长的！”

杨梦征对着众军官点了点头：“好！听我的就好！你们听我的，现在，我可要听中央的，听战区长官部的。我再次请诸位记住，我们新22军今个儿不是和张大帅、段合肥打，而是和日本人打。全国同胞们在看着我们，咱陵城二十二万父老乡亲们在看我们，咱们不能充蠢种！”“是！”军官们纷纷立正。杨梦征想了想，又说：“我和诸位都是多年的袍泽弟兄了，我不瞒诸位，刚才毕副军长在电话里讲：赶来救援我们的新81军在醉河口被日军拦住了，眼下正在激战。暂79军联系不上，重庆和战区长官部电令我军固守待援，或伺机突破西线，向暂79军靠拢。

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拼出吃奶的劲，守上三天，情势也许会出现转机，即便新 81 军过不来，暂 79 军是必能赶到的！我恳请诸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线！凡未经军部许可，擅自弃守防线者，一律就地正法！”

“是！”又是纷纷的立正。

杨梦征挥挥手，在一群随从和卫兵的簇拥下，向暗堡麻包掩体外面走，走到拱形麻包的缺口，又站住了：“郭旅长！”

“有！”

“军部手枪营拨两个连给你，还是那句话，守三天！”

“军长……”

“别说了，我不听！”

杨梦征手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

郭士文下意识地追着军长背影跑了几步，又站下了。他看着军长和随从们上了马，看着军长一行的马队冲上了回城的下坡山道。山道上蔚蓝的空中已现出一轮满月，白白的、淡淡的，像张失血的脸。西方天际烧着一片昏黄发红的火，那片火把遥远的群山和高渺的天空衔接在一起了。

他怅然若失地转身往暗堡中的指挥所走，刚走进指挥所，对面馒头丘山腰上的日军炮兵开火了，九丈崖弥漫在一片浓烈的硝烟中……

## 二 >>>

从九丈崖城防工事到陵城东门不过五六里，全是宽阔的大道，道路两旁立着挺拔高耸的钻天杨。夏日里，整个人行道都掩映在幽幽的绿荫里。现在却不是夏日，萧瑟的秋风吹落了满树青绿，稀疏枝头上残留的片片黄叶也飘飘欲飞，铺满了枯叶的路面上，也听不到令人心醉的“得得”脆响了。

杨梦征军长心头一阵阵酸楚。

看光景，他的新 22 军要完。

这是他的军队呵！这新 22 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庞大家族，是他用枪炮和手腕炮制出的奇迹。就像新 22 军不能没有他一样，他也不能没有新 22 军。现今，落花流水存去也，惨烈的战争，把他和他的新 22 军推到了陵城墓地。下一步他能做的只能是和属下的残兵部属，把墓坑掘好一些，使后人能在茶余饭后记起：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显赫一时的新 22 军，曾有过一个叫杨梦征的中将军长。

那个叫杨梦征的军长二十九年就是从陵城,从脚下这块黄土地上起家的。

从宣统年间拉民团起家。到民国十九年参加蒋、冯、阎大战。十六年间,枪真不知道究竟打了多少乱仗,信奉过多少主张和主义,要过多少次滑头。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不让自己的袍泽兄弟送死,在漫长喧闹的十六年中,他几乎没正正经经打过一次硬仗、恶仗。他不断地倒戈、抗命,成了军界人所共知的常败将军、倒戈将军、滑头将军。可奇怪的是,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常胜将军都倒下了,这个叫杨梦征的将军却永远不倒。而且,谁也不敢忽略他的存在。更令那些同行们惊讶的是:他的队伍像块无缝的铁板,永远散不了。有时候被打乱了,他的部下和上兵们临时进了别人的部队,可只要一知道杨梦征在哪里,马上又投奔过去,根本不用任何人招呼。仅此一点,那些同样耍枪杆子的将军们就不能不佩服。汤恩伯司令曾私下说过:杨梦征带的是一支家族军。李宗仁司令长官也说:新22军是支扛着枪吃遍中国的武装部落。

李长官的话带着轻蔑的意思。这话传到他耳朵里后,他心里挺不是滋味。那时,他还没见过这位桂系的首脑人物。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台儿庄战役眼看着要打响了,最高统帅部调新22军开赴徐州,参加会战。他去了,也真想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给家乡的父老兄弟脸上争点光。不成想,整个5战区的集团军司令们却都不愿接收他,都怕他再像往昔那样,枪一响就倒戈逃跑。因左右逢源的成功而积蓄了十六年的得意,在四月八号的那个早晨,在徐州北郊的一片树林里,骤然消失了……

第二天,李宗仁长官召见他,把新22军直接划归战区长官部指挥,让他对那事不要计较。李长官恳切地告诉他:过去,咱们打的是内战,你打过,我也打过,打输了,打赢了,都没意思。你要滑头,也能理解。旧事,咱们都别提了。今日是打日本人,作为中国军人,如果再怯乱避战,那就无颜以对四亿五千万国人了!他知道,他频频点头。最后,拍着胸脯向李长官表示:新22军绝对服从李长官调遣,一定打好。

民国二十六年四五月间的徐州,像个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在短短四十天中,日军先后投进了十几个师团,总兵力达四十万之巨;而中国军队也相继调集了六十万人参战,分属两个东方民族的庞大武装集团,疯狂地推动着战争的碾碾,轰隆隆碾灭了一片片生命的群星。先是日军在台儿庄一线惨败,两万余人化作灰烬,继而国军的大崩溃,几十万被困在古城徐州。

日军推过来的碾碾也压到了他的新22军身上,三千多兄弟因此丧生碾下。而他硬是用那三千具血肉之躯阻住了碾碾向运河一线的滚动,确保了孙连仲第2集团军的台儿庄大捷。

他和他的新22军第一次为国家、为民族打了一次硬仗。后来,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陵城,全城绅商厂学各界张灯结彩为之庆贺,还不远千里组团前往徐州慰劳……

五月中旬撤出徐州之后,他率部随鲁南兵团退过了淮河,继而又奉命开赴武汉,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他辗转北撤,到了豫南,在极艰难、极险恶的情况下,和日军周旋了近十个月。民国三十年初,豫南、鄂北会战开始,新22军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受到了最高统帅部通电嘉勉。杨梦征的名字,从此和常败将军、倒戈将军的耻辱称号脱钩了。陵城的父老兄弟们因此而认定,从陵城大地走出去的杨梦征和新22军天生就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军队,杨梦征军长和新22军的光荣,就是他们的光荣。

豫鄂会战结束后,战区长官部顺乎情理地把新22军调防陵城了。其时,陵城周围四个县,已丢了三个,战区长官部为了向最高统帅部交账,以陵城地区为新22军的故乡,地理条件熟,且受本地各界拥戴为由,令他率六千残部就地休整,准备进行游击战,不料,刚刚开进陵城不到一周,从沦陷区涌出的日军便开始了铁壁合围,硬将他和他的子弟兵困死在这座孤城里了……

骑在马上,望着不断闪过的枯疏的树干,和铺满路面的败枝凋叶,他真想哭。

如今,在反抗异族侵略者的战争中,他成名了——一万多袍泽弟兄用性命鲜血,为他洗刷掉了常败将军、倒戈将军的耻辱。然而,事情却并不美妙。他有力量的时候,得不到尊敬,得到尊敬的时候,力量却做为换取尊敬的代价,付给了无情的战争。

他感到深深的愧疚,对脚下生他养他的土地,对倒卧在鲁南山头、徐州城下、武汉郊外、豫南村落的弟兄们。他不知道现在幸存的这几千忠诚无畏的部下是否也要和他一起永远沉睡在这座家乡的古城?还有二十二万敬他、爱他的和平居民。

战争的碾碾又压过来了,当他看到东城门高大城堡上“抗日必胜”四个赤红耀眼的大字的时候,不禁摇了摇头,心想:抗日会胜利的,只是眼下这座孤城怕又要被战争的碾碾碾碎了。这里将变为一片废墟、一片焦土。而他和他的新22军也将像流星一样,以最后的亮光划破长空,而后,永远消失在漫长而黑暗的历史夜空中,变为虚无飘渺的永恒。

他叹了口气,在城门卫兵们向他敬礼的时候,翻身下了马。在自己的士兵面前,他是不能满面阴云的。他一扫满脸沮丧之色,重又把一个中将军长兼家长的威严写到了皮肉松垮的脸上。

军部副官长许洪宝在城门里拦住他,笔直地立在他面前,向他报告:陵城市府和工商学各界联合组织的抗敌大会,要请他去讲演,会场

在光明大戏院,市长、商会会长已在军部小白楼恭候。

这是三天前就答应了的,他要去的。日军大兵压境,陵城父老还如此拥戴他。就冲这一点,他也得去,他可以对不起任何上峰长官,却不能对不起陵城的父老兄弟。

他点了点头。对许副官长交待了一下:

“打个电话给军部,就说我直接到会场去了。请市长和商会的人不要等了。自动告诉毕副军长,如有紧急军情,如新 81 军、暂 79 军有新消息,立即把电话打到会场来!噢,还有,令手枪营一、三连立即到九丈崖向 488 旅郭上文报到,二连和营长周浩留下!”

### 三

杨梦征在一片近乎疯狂的掌声中走下了戏台子。台下的人们纷纷立起。靠后的人干脆离开座位,顺着两边的走道向前挤,有的青年学生站到了椅子上,会场秩序大乱。只能容纳三百多人的戏院竟闹哄哄像个人兵营。

副官长许洪宝害怕了,低声对军部手枪营营长周浩说了句什么,周浩点点头,拔出了驳壳枪,率领卫兵在军长和与会者之间组成了一道人墙。

杨梦征见状挺恼火,令周浩撤掉人墙,把枪收起来。他在尚未平息的掌声中,指着楼上包厢上悬着的条幅,对周浩说:“这是陵城新 22 军的枪口,咋能对着自己的父老乡亲呢?看看横幅上写的什么嘛!”

横幅上的两行大字是:

“胜利属于新 22 军!光荣属于新 22 军!”

周浩讷讷道:“我……我是怕万一……”

“陵城没有这样的万一!假使真是陵城的父老乡亲要我死,那必是我杨梦征该死!”

副官长许洪宝走了过来:“会已经散了,这里乱哄哄的,只怕……军长还是从太平门出去回军部吧!”

杨梦征没理自己的副官长,抬腿跨到了第一排座位的椅子上,双手举起,向下压了压。待掌声平息下来。向众人抱拳道:“本军长再次向各界父老同胞致谢!本军长代表新 22 军全体弟兄向各界父老同胞致谢!”

话音刚落,第四排座位上,一个剪着短发的姑娘站了起来,大声问:“杨军长,我是本城《新新日报》记者,我能向您提几个问题么?”

他不知道陵城何时有了—张《新新日报》，不过，看那年轻的女记者身边站着自己的外甥女李兰，他觉着得允许女记者问点什么。

女记者细眉大眼，挺漂亮。

他点了点头。

“市面纷传，说是本城已被日军包围，沦陷在即，还说，东郊馒头丘已失守，九丈崖危在旦夕，不知属实否？”

杨梦征挥了挥手：“纯系汉奸捏造！馒头丘系我军主动弃守，从总体战略角度考虑，此丘无固守之必要！九丈崖有古炮台，有加固了的国防工事，有一个旅防守，固若金汤！”

女记者追问：“东郊炮声震天，其战斗惨烈可想而知，九丈崖真像军长讲的‘固若金汤’么？”

杨梦征有些火，脸上却没露出来：“你是相信本军长，还是信那些汉奸的谣言？”停顿了一下，又说，“若是本城真的危在旦夕，本军长还能在这里和父老乡亲们谈天说地么？！”

会场上响起一片咻咻赞叹声，继而，不知谁先鼓起掌来，掌声霎时间又响成了一片。

掌声平息下来之后，女记者头发一甩，又问：“我新 22 军还有多少守城抗敌的兵力？”

杨梦征微微一笑：“抱歉，这是军事机密，陵城保卫战结束之前，不能奉告。”

“请军长谈谈本城保卫战之前途？”

杨梦征指了指包厢上悬着的横幅：

“胜利属于新 22 军！”

这时，过道上的人丛中，不知是谁说话了，音调尖而细：“军长不会再弃城而逃，做常败将军吧？”

全场哗然。

众人都向发出那声音的过道上看。

手枪营长周浩第二次拔出了驳壳枪。

杨梦征一笑置之，侃侃谈道：“民国二十六年以前，自家内战，同室操戈，你打我，我打你，全无道理，正应了一句话：‘春秋无义战’。本军长知道它是不义之战，为何非要打？为何非要胜？为何非要我陵城子弟去流血送死？本军长认为，二十六年之国内混战，败，不足耻；胜，不足武。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本军长和本军长率属的新 22 军为民族、为国家拼命流血，是我同胞有目共睹的，本军长不想在此夸耀！提这个问题的先生嘛，我不把你看作动摇军心的汉奸，可我说，至少你没有良心！我壮烈殉国的新 22 军弟兄的在天之灵饶不了你！”

女记者被感动了：“军长！陵城民众都知道，咱新 22 军抗日英勇，